

蟋蟀



这一年的夏天，天气特别热，我们溪岭乡虽说是个山乡，白天也闷热得叫人受不了，你浑身脱个精光，只穿条短裤，汗水还是直淌。要到傍晚太阳落了山，方才有风打北干山那边吹来，凉飕飕的，夹着苦艾和松树脂的气息。早早地吃过晚饭，穿上件白布衫，腰间插把蒲扇，我们就到周家台门前斗蟋蟀去了。

这个夏天我玩得挺痛快。因为刚从小学毕业，考过了中学回家来，没有什么暑假作业；合作社社长振根叔也没有来叫我去参加劳动。我趁着这个机会，白天不是游水就是钓鱼，夜里就捉蟋蟀，当然，有时候也帮哥哥做些不费力气的事情。

有一天，福兴和小阿金斗蟋蟀，两个都是“大王”，咬得挺凶。我挤在人堆里，看得正起劲，忽然被人撞了一下，我回头一看，只见徐小奎站在那里。他说：“吕力喧，快跟我走！”

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一边问一边跟他走到大枣树底下。他站下来，从布衫里掏出两封信，“这封是你的，这封是我的，我刚从邮政代办所拿来的。”



我很快看了看信封，知道是从中学里寄来的。我马上撕开口，掏出一张油印信，然后用眼睛很快在信上溜了一下。

“怎么样？”徐小奎凑过来问。

“没取上。”我平静地回答。

“你没取上？”徐小奎叹口气说，“那我的信就用不着拆了。”

我夺过徐小奎的信拆开一看，果然也没取上。徐小奎说：“都没取上。你看怎么办？”

这时，我看见史小芬站在那边。史小芬是合作社社长振根叔的女儿，比我们早毕业，早就参加农业生产了。我故意放大声音说：

“怎么办？自然是安心参加农业劳动呀！我保证为祖国多生产粮食，争取做徐建春第二……”

可是嘴上保证总是比较容易的。第二天清早，当哥哥把我从凉榻上推醒的时候，我接连打了两个呵欠，不耐烦地说：

“干吗？大清早，也不让人多睡会儿。”



哥哥说：“照我们合作社社员看，天已经不早了。用凉水去抹把脸，清醒一下吧。从今天起，得早些起来，振根叔已经把你分配在我的生产队里了。”

我跳起来，马马虎虎擦了下脸，拿上顶草帽就跟着哥哥走了。

路上哥哥告诉我，今天合作社开割早稻，先割那二十亩千斤田，这对周围的互助组和单干户是有示范作用的。他说，社里能割稻的人全得参加，要割得快，割得好，不能糟蹋谷子。哥哥还说（大概是吓唬我），要是我不会割稻，可以去带领孩子们拾稻穗，拾稻穗也给记工分的。我向他白白眼睛，说：“谁高兴拾稻穗！虽说我没有割过稻，可是我一拿上镰刀就能熟练的，我保证不比你割得差。”



到了田头一瞧，嘿，人可多哩！他们已经在割了。史小芬也把裤脚卷得高高的，弯着腰在割。我走到田塍头，看见赵大云和徐小奎站在那里。赵大云和我们同班毕业的，但是他没投考中学，早就决定要在家里参加农业生产了。

一会儿，振根叔来了。他先把我们打量了一番，然后说：

“你们没有做过庄稼活，今天倒要考考你们了。”

我很快回答说：“振根叔，我保证考得上。去年暑假我帮互助组割过一分田的稻哩！”

赵大云没有说话，徐小奎把士林布衫的袖口卷了又卷，就这样，我们开始割起稻来。

我素来是个胆大的人，我一边割着，一边还觉得

自己割得挺不错。我记着哥哥的话，稻秆握得松一些，镰刀握得紧一些，手臂要灵活，一挥一簇，挺利落的。我斜眼看了旁边的徐小奎一下，嘿，他落后了，足足落后了五六尺远。后来，我看见他站在那里，在石块上磨镰刀，一定是刀口碰钝了。我割了一会儿又回过头去，看见徐小奎还是站在那里，又卷起布衫袖口来了。我一看就知道他是“考不上”了。我早就料到是这样的。徐小奎从小被他妈妈娇养惯了，除了割割羊草，什么活也干不了。我一边想，一边更加熟练地割起来。我相信，我是三个人里面割得顶好的了……

就在这时候，突然从我脚下跳出了一只蟋蟀。我看得明明白白，那绝对不是一只牛屎蟋蟀，而是一只真正的蛇头蟋蟀，可是跟牛屎蟋蟀一样大。



我扔下镰刀，扑过去捉住了那只蟋蟀。想不到它狠狠地咬了我一口，我手一松，它就从手指缝里钻了出去。我想，嘿，小宝贝，你是逃不了的，这里没有什么石头缝。谁知道它三跳两跳，跳到我刚才割下的一簇稻秆旁，一下就钻了进去。我火了，捧起稻秆来就抖动，后来甚至把稻秆在地上打了几下。这小家伙



终于跌了下来，乖乖地被我抓进了手掌。我一边说：“小宝贝，别乱钻，我要封你做黑须大将！因为你的须很长。”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个随身带着的小竹筒，把“黑须大将”关了进去。可是当我站起来回头一看，虽说我是个胆大的人，也不能不慌乱起来——合作社社长振根叔就站在我的背后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振根叔微笑着问。

我觉得自己的耳朵根发热了，可是我还是很快地回答说：

“一只大蟋蟀，振根叔。这一定是只蛇头蟋蟀，它的牙齿有毒。它能把福兴的红头大王打败的……”

“蟋蟀很好玩，我从前也挺爱斗蟋蟀。吕力喧，我看，你还是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吧。”他指指后边，“拾稻穗我们也记工分的。”

我急了，就说：“振根叔，我不去拾稻穗，我要割稻。我……我保证以后不再在田里捉蟋蟀了！”

振根叔笑着说：“不在田里捉蟋蟀了，那很好。可是我刚才检查了一下你割过的稻，你割得很快，只

是有些稻还原封不动留在地里哩！”

我说：“我保证再耐心些，我会学习好的。”

振根叔说：“我们要让你学习的，可是今天不行，因为这是千斤田，是有示范作用的。等别的田开割的时候，你再学着割吧！”

结果我被赶上了田塍。幸好，徐小奎和赵大云也已经坐在那里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说，“好像我们三个人的运气都不怎么好。”

徐小奎朝我摇摇手，他轻轻地告诉我：“别说风凉话。赵大云的脚踝割开了，血





流了好多哩！”

我一看，嘿，赵大云真的受伤了。在脚踝上贴着一张观世音草的叶子，血还从叶子下往外淌。

我问：“怎么弄破的？”

赵大云咬咬嘴唇，用手指抹下一大滴血。他眼睛望着田里，低低地说：

“是镰刀割开的。大概是握刀的手势还不对，所

以割起来就怪别扭的。”他伸出手，装成握着镰刀的样子，在空中挥了几下。接着，又握紧拳头，在自己腿上捶了一下。

就这样，我们只好去拾稻穗，而且是跟一些小子们在一起。最使我难受的是：史小芬就在我们近旁割稻，她熟练地挥着镰刀，嚓嚓地割着，当她放下一束稻秆时，还站直身子，把辫子从胸前摆到背后，扭过脖子朝我们笑了一下。

这一天，刚吃过晚饭，我就径直去找福兴。

我说：“福兴，走，我们斗蟋蟀去！”

福兴说：“怎么？又捉到了吗？”

我把蟋蟀盆的盖掀开一些，让他看了一眼，“这是我新封的黑须大将，是一只真正的蛇头蟋蟀，它的牙齿是有毒的。”这时我稍微撒了一些谎，“我看见一条蛇盘在那里，在蛇的身旁捉到了这只蟋蟀。”

“真的吗？那可有一场大战了！”福兴又兴奋又担心地说，“不过，我的红头大王也不是好惹的，它已经咬败过十二只蟋蟀了。”



我说：“你的红头大王碰到蛇头蟋蟀，就要吃瘪了，因为蛇头蟋蟀的牙齿是有毒的！”

人们都围拢来了，我们就在周家台门前斗起蟋蟀来。我用引草在我的黑须大将面前一引，它立刻张开一对刀牙，嚙嚙叫着，向前冲去。黑须大将冲到红头大王面前，两员大将立刻咬住。红头大王用牙齿一掀，我的黑须大将就扑地被摔出了盆子。人们发出了失望的声音。等我从地上把黑须大将放回盆子时，它的两只刀牙已经合不拢了，一条腿也跛了。我把引草在它面前一碰，它回身就逃。大家哄地笑了起来。史小芬朝我撇撇嘴说：“嗨！什么黑须大将，牛皮大王罢了！”

说老实话，这一场耻辱，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。

我坐在枣树下，眼睛望着对面的北干山峰。这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风吹来，凉飕飕的。我就一个人这么坐着，不想回去。

徐小奎来了，他坐在我的身旁，开始来安慰我：“别难受了。那不是真正的蛇头蟋蟀，不值得可惜……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的声音使我难过起来。远处，一只猫头鹰在叫：“哇！哇……”声音在山谷里回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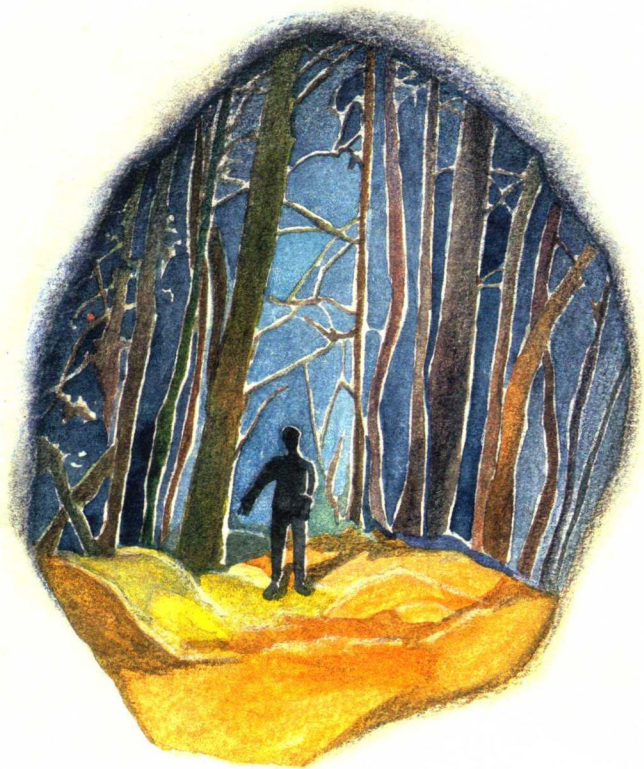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。我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今天这口怨气我是一定要出的。我就是去翻棺材板，也要捉个真正的蛇头蟋蟀来。不斗败福兴，我绝不甘心！”

徐小奎说：“我可以帮你的忙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屋后的那块坟地上，一定有蛇头蟋蟀，我每天晚上都听见那里的蟋蟀叫得响成一片。”

我说：“真正的蛇头蟋蟀不是什么时候都叫的，它在二更时叫两声，三更时叫三声，五更时叫五声。”

他说：“那我们就在天黑时去捉。不过，我妈妈要是知道了，一定要骂死我的。她说过，那块坟地上有鬼。”

我不觉打了个寒噤。我说：“我不相信有鬼。你妈妈那里倒容易办，天黑了你悄悄溜出来就是。徐小奎，说到做到。我们今天就动手，捉住了蛇头蟋蟀，算是我们两个人的。”



徐小奎被我说得兴奋起来，他一口答应了。像这样痛快地决定去干冒险的事，在他是挺难得的。

天黑以后，我的哥哥到合作社办公室去开会，我就偷了他忘记带走的手电筒，悄悄地溜到徐小奎家门口。十分钟以后，我就和他往坟地去了。

天空中满是碎云，半圆的月亮时隐时现，周围非



常寂静，只有青蛙偶尔呱呱呱呱地叫几声。在远处山谷里，一只鸟在怪声地叫着，很像是一个孩子在哭。

我的汗毛直竖了起来。我叫了一声：“徐小奎！”

徐小奎靠着我，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，我感到他的手是冰冷的。当我们走到坟地边上，月亮完全被云遮住了。我们就蹲下来，静静地等着蟋蟀叫。这时，风好像吹得更大了，我虽然把布衫的纽扣全扣上了，还是有些冷。一阵风过，左边那一块长长的茅草地里就发出来窸窣窸窣的声音。徐小奎睁大了眼睛，不断地盯着那些坍了的坟墓，我知道他一定害怕得很厉害。



我说：“奇怪，一只蟋蟀也没叫，是不是因为天凉的缘故？”

徐小奎说：“也许今天不会叫了，我们走吧……我好像有些不大舒服……”

我知道他在懊悔了。说真话，我自己也希望早些回去，黑漆漆地蹲在这块坟地边上，是很不好受的。可是为了壮胆，我故作轻松地说：“要是真的有鬼出来，我可不会对他客气的……”

我的话没说完，左边洼地上的茅草丛里突然噗的一声，一只鸟飞了出来，把我吓了一跳，背上黏黏的，出了一身冷汗。